六藝之一錄

百七七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一

錢唐倪濤撰

金器題跋

朱彛尊竹垞曝書亭集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三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

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内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

識上陽張弨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在邵家邵字力臣精六書
貫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彛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
古録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
奇字為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巳敦銘跋

父巳敦一上圜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
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靁其耳饕餮銘二字
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

故鬲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已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已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已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已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已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已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已鬲有父已盉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已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已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甗之祖已匜

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爵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巳名得通於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於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於册

宋拓鐘鼎欵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册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米希真或得之

曾大中盖希真晚為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盱眙榷場因
摹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良史拜呈以納伯陽至
今裴池冊内秦氏既敗冊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
玩厚之私印且復釋文疏其藏弆之所後轉入趙子昂
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考證於後於時錢德
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
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
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吳

下先生寓書及冊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旣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冊竟歸於余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絕品恒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冊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六鬲四卣九敦四簋一甗二

壺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榮次新手跋及書林羲叟公輔諸圖記

周冎銘跋

右周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為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

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云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此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揚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為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在王室者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

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葢不特鼎盉匜敦卣爲然舉凡錞矛刀劒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毀治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之於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抄歎息之不已也昺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

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䟦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䰟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捧册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黹帶赤芾朱黄鑾旂鋚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

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顧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考周轍東王宮名著於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郲敦載呂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宮之文辥尚功釋邵作昭蓋惑於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呂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爲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酆宮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祼是已司成分職不載於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侍立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為即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駁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郙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於同時尊壺今藏錢塘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於部之大鬲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

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鋝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劒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於前俾書聯句於後裝界為册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

鄭絪出鎮時高州守林諝得之峒户以獻絪納諸廟面
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蟇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
微青雜以丹砂瘢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
州灘水湧出色純緑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
畫每歲二月上壬士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於廟亦
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韗人
以木草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阯諸葛
丞相渡瀘始鑄銅為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

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於廣庭宰牲置酒于女壻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鳥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於金錞和鼓亦名錞于掌之鼓人見於春秋內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圓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牀狀如杯盂而宣和博古圖

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蜼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為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人段祖獲錞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色黒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錞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略似弟鼓穹其腰而錞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錞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名

鎛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為圖書其後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嶔立獲古鏡於新塍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徹處士出以相示桂諸壁若弦月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宮闕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為之蔡

倫之造紙及秘劒是已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
所製隋侯劒寳玉寳璧寳咒皆尚方為之既而劉更生
獻淮南枕中鴻寳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張敞上
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
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銘辭
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
摹其銘遂裝於册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爍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存者衎幺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語曰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爲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背爲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爲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

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録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覿于衎坐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偏體青緑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呂編修祿中案頭古銅器雖多常以此居第一矣

跋甘羅城小錢文

古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有土阜土人目爲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甘羅城殆鵞眼綖環榆莢荇葉之類此之謂么錢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襍篆法姿態横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歴年既久當時古

蹟髙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簴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咸寧縣唐治金五佛像銘賛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破宋老生於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於印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征髙麗還於幽州立憫忠寺猶曰悼兵士死戰而爲之薦

福不失癸政施仁之一端迨武后竊位横征苛索增建
佛寺匪一當是時勑春官尚書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
於白司馬坂冶金為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
多矣今咸寧縣尚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
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
貴蕭元眘吾鄉曹侍郎潔躬遣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册
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為光
宅坊光宅寺造像而作考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

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為寺元景元之之
弟也仕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吳大安寺鐵香爐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爐識
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巳丑鑄
此香爐收買鐵仄錢打造計重一萬二千斤安大安寺
大殿上爲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
因僧智玄鑄爐匠邛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

年吳猶不改天祐年號至楊行密次子隆演乃始建元
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即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
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為金
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
鑄金刊石若昪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
鐘有銘見於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
載然銘既有拓本則兹器尚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
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

十三娘邛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畫字天邪丁口無别夫為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爵不同巾櫛椸枷言不出梱所以坊民閑其可踰乎竊國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於巾幗而民不知耻君子以為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

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冶烏金為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王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詞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於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

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已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可復覩遂書其事附録晉仙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

附録周文璞方泉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

繳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
雄人白蓮花見國王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
玉帶稱功臣天封折開即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
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
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銛師兄哦詩禮塔作佛
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曾薰陸綺牀供但見相輪銅
綠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濕

溪州銅柱記跋

古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臯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於世即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録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叙事反詳於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

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於燕遺槀盡失從此予無相助者興轉闌散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鄉致具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臯止名曰臯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暠劉勍本靜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為正也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遂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巳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於意表檢視囊時跋尾於弘臯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册綴舊題於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臯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為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必引蠻軍為亂幸熟思之弘臯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

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於郊外而支解弘臯此事
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於天
福五年正月記撰於是年五月柱鑄於七月字鐫於八
月立於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竪今所

廣州光孝廟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於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
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
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

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鋟又範銅為已像幷肖諸子列於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於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模搨蓋欵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餉予光孝

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鋹所鑄鐵塔所
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脩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
曩時拓本合二為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龑
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
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
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
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
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

應奉勑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
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越光天元年五
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
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於前册亡友仁和吳志伊
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龔為工部侍郎大有中
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銜名不合惜其
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胷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胷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猝字亦麄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欵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比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腧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

安撫使王檝使宋以進於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
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
達明裕陵命工重脩製序載實録萬歴初先少保官太
醫院使復時加洗濯馬言明堂鍼灸自黄帝始其後膏
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
及學醫者試搨是圖挂於壁朝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
端也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二

錢唐倪濤撰

石刻題跋

朱彛尊竹垞甫曝書亭集

書岣嶁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章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祇云夏禹作鍾鼎書不言有岣嶁銘然見於吳越春秋南嶽記南嶽總勝集湘中記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峯上

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無賦岣嶁山詩上言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緑樹猿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於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模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

古家率以爲僞祇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於録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右漢五鳳二年甎一凷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歳月後有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旊之式存於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磚亦作篆書其餘載於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甎一七年

曹叔文甎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甎一永初元年景師甎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益東京人尚讖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黃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於聶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冢人之職及𮦯共喪之窆器及窆執

斧以涖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於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於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録定以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纔數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録目曰窆石銘誤也噫款林

之陽蒼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岣嶁有碑啓母廟有闕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爲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於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

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於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為石石破生啟荒誕不經本於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在焉也闕立於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頴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為門亦有石方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為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啟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於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

爾予友葉井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於册尾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為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即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顥祚湛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興譚吉璁舟石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
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
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於朝詔如瑛言選
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
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
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
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覇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
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

石卒史為百户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吏

雞口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為百户是雞尸之類也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叔譽東里子産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册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

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
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冊存者僅帝王十人孝
子四人而已由黃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
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也覩
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為車故象坐二人
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
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
謂其筆法精穩可為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

淪謂為唐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録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云春秋宗禜碑作崇奉災異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祐

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録闕其文郭君殆即苞也獨怪歐陽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為後人重摹然流傳於世罕矣

漢婁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於録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於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於私謚多出鄉人門弟

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於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册為中吳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於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漢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録載浚儀令衡立

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為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檇李曹溶潔躬太原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同觀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究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於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爲土人重摹失

其真矣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録弟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為碑雖残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勑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於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攺彪為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

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覿故人又絕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立於建寧五年同時又有黽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摩崖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

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
爲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
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他人作碑表志狀每
於官閥之下輙爲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
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
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漢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衒之劉芳竇蒙蘇望方匋歐陽棐董逌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縯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為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隷凡三種一種方整漢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勑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隷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觀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

紛紛闕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姓名殆即察書之人與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於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為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烝犂黎通烝犂字乃顛倒用之其曰尚旦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

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録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畧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於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葢髙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妾男子耳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祈雨神使髙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髙等遂詣太常索法食越二

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為比即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為民牧者宜潛禁於將萌乃廵翊輕信巫言輙代為之請何歟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歟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瓠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於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歷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

完好漢碑之存於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為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愧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錮隱家巷者七年可

以補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巨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為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漫漶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

此碑為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歷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録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為二百卷曰文海英瀾於濟得漢刻九於泗水中葛邏禄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絶頂得秦碑閲歐陽趙氏著録斯碑本在任城其

移置於學者必天歷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强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於續漢書百官志即趙氏亦不知也廣韻銓邱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邱岑而斯碑有修行水邱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邱遲故午都昌台邱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漢湯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湯陰令張遷碑不著於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録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為蔽芾沛按堯母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氾巨氾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耶南濠都氏金薤琳瑯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上元鄭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為絶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絶妙辭至於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撫謠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以三言五言繼以四言足以見文律之古乃洪氏隸釋詆其難以謂之絶妙辭斯亦拘方之見矣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勑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千當以碑為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而伷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繆若是或發雕時為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書韓勑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勑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册思夫孔子既没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

為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曾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録莫繫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為長太息也矣勑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襲成侯損建壽御史朔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

聖文文學百石芝之德英故督郵丞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誧仲助術子佑賛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郎中鄭固碑跋

巳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
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
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
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
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逡遁漢書
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
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遁後三字
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辵字云乍行乍

止也遒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足當讀如足縮縮如
有循之循以為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
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於諸書疑義未
盡晰爾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原謂在鄆州中都縣
立於延熹四年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為紛以延熹為
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

七舍人兄舟石觀於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

碑陰門生百九十二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玄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兖州城武縣立於漢建寧元年五月土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

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
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覇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覇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謬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蓋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於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

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殯其墓並在渠州各自井椁樹碑可以槩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幷書夫人寃句曹氏祔焉此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内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紀功碑文稱宣字彦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

裔胄去户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鄉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畯民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恵後附銘二章建於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録者惟邑人李葵曾載於丹浦款言康熙庚戌冬觀於宛平孫氏蓋耳伯先生曾知祥符縣得之

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録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剥僅識其百一而已

漢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

百人輿服尊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為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檇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

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兖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罟罣與嶧通知為滕人云爲政崇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於漢其來古矣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羡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廷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於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黄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中議郎孔羡為宗聖侯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十一月而碑叙黄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於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孫羡爲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

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
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為崇聖斯則
誤矣

跋吳寶鼎甎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於小雁嶺掘地得甎二識云大吳
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
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
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

木一時摶埴之工陶旊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瓶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磚相之理猶質暴若似火氣之不交埒不熟者殆爲圬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瓶為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予既搨孔廟五鳳二年瓶又從侯官林氏摹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册因濡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慈慶寺書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叚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為三叚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譙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裴潢之相傳文出華覈予為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於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䟦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為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六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伋已嗣公爲侯非卒於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

有不足信者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殁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為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晉王大令保母甎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甎志予往觀焉驗
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
書十一跋於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
是日同觀者慈溪姜宸英西溟晉江黄虞稷俞邰秀水
沈廷文元衡也志出於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
山椎樵人獲之黄閍興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
見禮内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緦麻三月
爲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為養子

者有字故賤者代之慈巳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也黄閍不見於施宿張淏二志爾雅閍謂之門閍枋同廟門亦巷門也瓿出土時巳斷為四歸於畿又斷爲五合而搨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手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於書法其於禊帖絳帖評隲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不少異且言必大

今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别本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毋乃别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尚書寳藏之毋為豪者所奪可爾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三

錢唐倪濤撰

石刻題跋

朱彞尊竹垞甫曝書亭集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既畢為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黄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墓在馬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荊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

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於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王秀墓在馬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衛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於竟陵歸喪京師故吏譙郡夏侯亶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

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於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
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
傳比於漢之河間東平其葬也兆基匪遠雖宰木已盡
而麟辟邪贔屓猶存弟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
莫敢措手觀者亦憚於久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録於
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
汴京承平日度石尚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
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畧于貝氏則引宋

登科記有常州貝實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黄公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記謂貝氏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郥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郥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郥杜預注曰郥郥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郥氏杜預注垂葭改名郥氏高平

鉅野縣西南有郥亭然說文玉篇類篇俱無郥字第有鄍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鄍為郥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鄍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為難得爰取孝綽文并手模始興碑殘字書之册而識其末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陶隱居書許長史謚舊館碑拓本觀於爛溪潘氏隱居以工草隸聞見於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

諸法書要録表昂書評謂如吴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竇臮賦則云高爽縈宻自然擺闔今翫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於梁普通三年至唐大厯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於是乎有感孔子之

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
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
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
少懼無逃於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
清淨寂滅之旨為恒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
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為窟範金以爲像九層
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刊石勒銘
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為西平

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凉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於闕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從而去之者此予所為感也

嗚呼為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兖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靜帝興和二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於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為楷式一時風尚乖别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於時者也曩覩太原風峪髙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兖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於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齋主多人中有張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齋主揆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

石文特裝界為册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碑跋

後周華嶽頌立於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於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司宗治内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爲燕公于謹器重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

之同姓結為兄弟文帝乃賜姓万紐于氏庭羅子孫行
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
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
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部稱司
宗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姓始於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
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
謹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於大統十年追論立
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户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

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牓功增邑二百户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

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謚法不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剌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逹曰戾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予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䟦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刱於開皇六

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傑立石齊開府長兼行
叅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於周周又亡入
於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於稱名見之
矣流傳宋太祖曽幸其地寺重建於乾德元年龍興之
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録稱龍藏寺已廢遺碑
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
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
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爲大佛寺碑亦具存而

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録鋪叙佛像顛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於今者寡矣裴界而藏諸也可

題僞刻李衛公告西嶽文

按文内石抹宜孫應改舒穆嚕伊遜因題識故仍其舊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於平日也劉李起沛上衆推擇可為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李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李封鄴平陽哉劉伯温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為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

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事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髙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於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

趙氏所録皆無之蓋近代作偽者為之真妄男子也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於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工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

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末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比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於唐書房元齡字喬顏

師古字籀李眾字師李琇字琇張廵字廵郭曜字曜字文審字審李㤥字祚李條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於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剥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為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

有云揮霜刃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為劉弘基所殺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為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於上元二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賓寺

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為撰文勒之於石石至今猶完好歳在辛酉十月予與金陵鄭簠常熟王翬嘉興周篔平湖曹彦樞暨予弟夔价同游是山留信宿各搨一通以歸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斷伊流中斷若天闢而

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為非山横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銅龕龍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嫔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刋於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録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記始著於録顧删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

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於載紀之外若賈餗華岳詩李寔恒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謹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収斯碑亦棄不録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於今予因為跋其尾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剥蝕題

曰勅使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久視二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齋龍壁御詞繒帛香等物詣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伊水嵩巖之句度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吳任臣志伊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絶少而墨數九品書人列

之上上良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弆三公各有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內止有一本蓋以絕品目之矣相傳是册乃唐人所拓疑未必然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於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吳人鄉曲之情耳此必淳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於商丘宋公節

使之廨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千萬禩而石礮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神明為之守護耶祖龍肇始立碑久已埽迹兩漢迄唐間世一修時邁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於太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

士倶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已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太山銘親扎勒於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庚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説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録目載泰山銘側有題名三列今已亡之而頲頌授梁昇卿書刋御製銘右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鐫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遒勁若怒猊渴驥羈

東安開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隷盡如此何慚漢碑碣乎山髙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出於途者車前馬首仰視略可覩歲在巳酉五宿茲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詢之野老必架木緣絙而上然後椎拓可施又山髙多風兼慮日曝紙幅易裂若是其難也曩者先後裝界三本悉為好事者所奪巳丑夏同里沈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於白下雖有闕文乃百年以前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於册尾銘書隋作隨書繹繹

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儆乃在位將多於前功而惩彼後患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發江都阻風瓜州渡口書

唐封北嶽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嶽神為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為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逺在韓擇木蔡有隣梁昇卿張廷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明考書法

獨遺之何與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少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部尚書選驍勇材藝可為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衛目曰諸色長上有一日上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者若長人長上取形軀六尺六寸以上者充之則每日隨仗下隸左右監門衛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溫充尚儀直長

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輦直長上周先孝充左羽林軍長上見於新書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有長上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衛士矣少悌筆法娟秀稼堂是本尤佳因摭六典新舊書識其末康熙四十有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碑跋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倰憂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魯郡

守李詢濟南守田琦胥會於東平源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毋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迨明年禄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之句也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自源明迄楚為時僅八十年洄

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於録也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之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録謂碑建於思明初歸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鄞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

處類磨治再刻以為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於諸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馬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啟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於二載十一月不宜預

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
碑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
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
禄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禄
山父子偽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
必禄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
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
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是書丹於石之故疑從禄山俗未

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史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為起草辭曰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於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於是人摹一本予為考其始末書於後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之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宋人榻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遒宻宜矣冊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於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别故人相對古林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為識者所得幸矣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因常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止皆為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圜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於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懺之崔湜為文梁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

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
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
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文左右
椎拓不及馬中有薛偘偘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
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
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唐儲潭廟裴諝喜雨詩碑跋

贑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予屬友人訪求

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有一月泊舟於潭獲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諝詩其陰裴氏族中題名記事後十年吳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諝詩見貽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嚮搨然胡氏統籤李氏全唐詩諝作皆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唐人詩尚多惜無好事若張君為予博訪而摹拓之也諝字士明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有傳

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頌䟦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於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幷州刺史李冲元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洒道何妒神之害邪遽令罷役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諲也碑於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之歲大歷十三年

也神之行事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馬而祝史陳廟馬而膢臘祭此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為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此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馬黛色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於録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彊圉協洽秋八月朔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登山尋仙人對奕所前後洞谿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于石橋寺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

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囂後封為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皇中兩為衢州刺史詩題嗣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為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烟羃逺郊遥峰没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為仙人遺句誤矣

唐郎官石柱題名䟦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寛夫隸書也二篇別勒於碑而題名録於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

書故工拙大小不齊馬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行四司右司統之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司勲考功戶分設度支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分設職方駕部庫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部水部諸司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姓名而已康熙戊子予始購得郎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昏

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七百餘人别録諸格紙而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瑛字仲經皆受業予之門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於岱岳觀碑側而編岱史者不録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攷任又題名云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於兹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茶也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廷成宅掘地誤發古

墓中有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
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
作銡又無撰文人姓名弟云歸於我彭城劉公而已文
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
薊縣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
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
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
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吳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贈太尉其子娃號太尉支元方象先希聲三世相唐新唐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賓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親賓二人子壻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纘男子五人右內率府録事叅軍綜前弘文館明經

繪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縝按世系表書縱鄭令綜河南府户曹參軍繪信州刺史紹潁州刺史惟縝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縝以大臣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迥李幼卿李深謝勮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刋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趙鏜修府志具録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迥字陽卿知幾子大歴初吉

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歷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歷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劇末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為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

以為法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䟦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於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於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於上官購諸洛下酬以歲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觀十三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覩廟中楸梖數本為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

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為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
馬末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
比於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祇川后祠宇恒有車船
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洸於事神有禮度治人
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洸之政事亦無表見碑
今藏吳江潘氏稼堂其善藏諸

書唐賈餗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餗謁華岳廟賦五言詩

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条軍事敬
修之修之者殆録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
万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
升書咸廙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石勒顔真卿乾元元
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餘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
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置蓬萊閣下

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為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譌終愛雕本譌恬皆所當勘正者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為三瘞鶴銘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

雪客神識碑考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秉江水歸
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
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為顧逋翁書蓋逋
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横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
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斯瘞之
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説之紛綸矣
力臣名弨精書法嘗為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
書手摹家藏彝鼎欵識遺予惜不營生産没後盡散失

幷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三

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